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32条指出:中小学校应当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加强书香校园建设,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开展阅读辅导,组织校园阅读活动,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然而,在读屏时代、AI时代,浅阅读、碎片化阅读或许让读书变得方便、快捷,但沉浸式阅读、思辨性阅读才能令阅读真正发生,仍然珍贵且必要。如何从起步阶段就为学生培养起坚实的阅读习惯,让阅读成为滋养学生终身成长的“源头活水”?

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本报特意走访了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探究学校多年来扎实开展阅读教育的实践及成效;采访了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学语文教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语文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何立新,探讨在AI时代学校开展阅读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应有作为。

学校实践

慢读 浸润 深长

—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阅读育人实践观察

本报记者 张玥 杜蕾(图片由学校提供)

“我要分享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我今天带来一段关于勇气的演讲”……近日,成都高新区芳草南区小学(以下简称“芳草南区小学”)门口搭建起“自信表达小舞台”,学生踊跃上台,开展主题演讲、好书推荐、故事演绎。从建校开始,阅读就是芳草南区小学最鲜明的育人底色。在这所学校,阅读不是刻意为之的任务,而是自然而然、融入生活的日常。在愈发快节奏的时代下,一所小学如何将阅读融入育人实践,并将阅读升华为驱动学校整体发展的“文化引擎”,让学生真正从阅读中获益?请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以读立校

为教师打造“一张安静的书桌”

“读了这本书,哪些地方让你印象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周二晚上7点过,芳草南区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梁艳办公室的灯仍然亮着,多位来自不同年级的学生正在交流读后感。

这是学校“校长读书会”的一幕,每周二晚,总有学生自愿来到校长办公室,围绕最近阅读的书籍,和梁艳进行交流分享或者辩论。

类似的阅读分享,梁艳坚持了很多年。十几年前,还是芳草小学语文教师的梁艳在课堂上尝试改革:每周挤出2节课专供学生阅读,随后,她又鼓励学生上台演讲和分享。这一课堂改革所带来的成效,形成了“涟漪效应”,一个人的尝试成为一群人的课程实践,阅读渐渐成了学校的特色。

2024年,学校由“芳草小学南区”编制独立后,更名为芳草南区小学,经过全校六轮办学顶层设计讨论后,将“以读立校”定为发展核心战略。

教师,是“立”的支柱。

“只有教师成为真正的读书人,才能有效指导学生阅读。”梁艳认为,教师发挥着“领读者”的作用,必须先动起来。学校构建了“共同基础”“优长蓄势”“优长凸显”三类阅读课程,其中“共同基础课程”面向全体教师,包括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儿童发展、师德修养四个类别;“优长蓄势课程”和“优长凸显课程”则根据教师的不同发展方向,分为教学型、科研型、管理型和德育型四类,通过新教师读书会、青年教师读书会、阅读工作坊、教研组阅读分享会、全校每月读书会、每日阅读打卡等“个体+团队+学校”协同模式展开。

梁艳告诉记者,学校努力减轻教师的行政事务负担,把事务性工作变成教师读书分享会,并坚持为教师提供购书经费、阅读场地、阅读时间,让教师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能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一系列看得见的“减负”和深度

浸润中,阅读成了教师们根植于工作、生活的习惯,并成为驱动教学变革、提升育人质量的内生动力。

“我们老师不仅共读教育类的书籍,还一起阅读分享社会类、文学类等方面的书。我们自己有一‘桶水’,才能给孩子‘一碗水’。”语文教师葛蓉表示。

不仅是语文学科,数学教师将阅读与数学学科结合,让学生更好地读懂数学语言、理解逻辑关系;体育课上,体育老师不再只是喊“跑”“跳”“投”,而是能讲出每个动作背后的门道;心理健康教师把绘本融入课程设计中,引导学生了解自己的情绪,更好地认识自己。……

“阅读不仅丰盈了我的专业底气,更让我在‘生命自觉’的维度上,懂得了如何欣赏、鼓励、陪伴另一个生命慢慢生长。”数学教师陈成说。

书香浸润

激发课程与学生的无限可能

“你一来/我的心/长出一整片欢喜的花园”“新年在许下的愿望里/悄悄长出翅膀”“2025年与2026年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时间发生了碰撞”……

2026年到来的钟声敲响之际,成都金融城“双子塔”的外立面LED屏上,播放着一首温暖且充满想象的贺年诗。这些颇具创意和思考的原创诗歌,出自芳草南区小学芳草诗社的学生们之手。而“小诗人”们的创造力,源于学校整体性阅读课程的培养。

“各位小诗人请以班级图书角上面的书籍为依据,发挥想象来创作并贴诗。”这是语文教师王璐瑶研发的课程“赏析和创作”中的环节。

“学生会将阅读过的文字创编出诸如‘环游世界八十天,我带着地球去流浪’这类富有童趣和想象力的诗,这样的创作方式,不仅让语文课堂变得更有意思,也让我看到了教学的无限可能。”王璐瑶说。

芳草南区小学课程中心主任徐洪玉介绍,经过多年探索,学校从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创生课程三个层次和语

文实践、跨域实践两个模块,建立起以实践活动为主线的整合性阅读课程群架构,开发出50余个微型特色课程。这些微型课程均由教师自主研发,既涉及单篇整合、单元统整、整书阅读,也涵盖自然探索、自我成长、社会关注等方面。如教师钟蕊瑶和学生一起读诗、写诗,研发了“现代新诗”课程;教师王子安围绕“倡议书”开发课程,针对课间文明休息,和学生一起开展调查、记录、数据分析,并写倡议、作宣讲。

表达也是阅读课程的重要一环。“我们经常在阅读与表达课上,围绕书中内容上台演讲或是辩论。”四年级学生徐锦甜告诉记者,不久前,班上同学就围绕某本书中一个有争议的内容,临时开展了一场辩论。“虽然最后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却让大家都印象深刻。课后,我们还找了相关书籍来阅读,试图找到更多论据。”

“当阅读、写作、表达成为学生的兴趣和习惯,他们便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是学会思辨着去观察世界、表达自我。”在钟蕊瑶和王子安看来,阅读让学校师生共同在书籍的浸润中,构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与思辨力的成长生态。

走出书本

将阅读伸向更广阔的育人场域

“校长,我来借书了!”放学后,六年级学生涂迟域叩开梁艳办公室的大门,轻车熟路地打开书柜,拿出《三国志》开始读。在芳草南区小学,校长办公室兼具图书馆的功能。

“我已经读到第2册了,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说周瑜有‘心胸狭窄之嫌’,爸爸跟我说这个评价不准确,建议我看看《三国志》。”阅读后,涂迟域发现,周瑜其实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所以苏轼在赤壁怀古时都会想到他。”

“短视频倾向于直接呈现‘结果’,‘剥夺’了我们思考的过程;阅读则侧重传授‘方法’,鼓励我们在逻辑推演中自主求解。”在梁艳看来,当AI让信息变得触手可及时,独立的深度的思

师生共读。



考能力反而愈发珍贵,这正是她20年如一日坚持让阅读浸润师生成长的深层考量。

“山川书海,天地胸怀,2026‘人生100邀请赛’等你来!”今年初,芳草南区小学“人生100邀请赛”在师生激昂的呐喊声中开启。该活动以“从阅读中终身受益,于天地间向上成长”为理念,倡议学生在全年开启“读书+运动”挑战,一年之内,实际年龄+所读书籍本数+徒步、跑步公里数=100,即完成挑战。

“学校的各类活动中,你都能看到阅读浸润的影子,‘人生100’就是其中之一。”梁艳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倡导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读自然、读社会、读人生。”

为了拓展阅读外延,学校与本地图书馆、书店、博物馆、文化遗址、社区合作,搭建“校园+社区+文化地标”的立体化阅读研学平台,让“阅读”和“社会”更加紧密有效地连接。阅读不仅点亮了学生的求知之路,更引领他们往深处扎根、向高处生长。

学校对阅读的重视、师生对阅读的热爱,也带动家长一同捧起书本,将阅读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育人场域。

2025年,芳草南区小学成立家长阅读书院,通过学校带动、课程引领、家长深度参与的模式,系统构建家长阅读课程体系。副校长张蒙介绍,学校不仅开展亲子共读、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还积极引导家长与孩子共同参与阅读成果的转化,如撰写亲子阅读日记、合作进行戏剧改编与表演、共同创作原创绘本等,推动阅读从“单向输入”向“多元输出”和“深度体验”转变。

“阅读让我们全家有了共同的爱好。”芳草南区小学学生家长申东感受颇为真切。他描述家中因阅读产生的种种变化:“孩子放下了平板电脑,我和妻子放下了手机,一起用阅读充盈闲暇时光。”

“我们发现,阅读让亲子关系更加和谐,家长更懂孩子,焦虑也在慢慢缓解。”梁艳说,在书中,自然能找到许多道理与答案。“这些道理让我们更清醒、更从容,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当家长不再焦虑,孩子自然能走得更稳、成长得更好。”

专家观点

从阅读中学习阅读

—对话四川省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何立新
本报记者 郭路路 杜蕾

《教育导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于今年2月开始施行,显示出国家层面对阅读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学校在促进阅读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何立新:如今,阅读是一个大的概念。阅读不仅是语文学科的内容和行为,国家课程体系中所有学科都有对应的阅读内容,这是我们说的“全科阅读”。阅读的内涵在不断扩展,阅读方式也在随之变化:阅读介质多样化,不仅包括纸质书籍,还包括电子书、听书应用等媒介;阅读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一个人读、亲子阅读、小组合作研读等;阅读还可以全时段开展,晨读课文、晚读枕边书、散步时听书、周末欣赏名著改编的影视剧等。

因此,只引导学生阅读课本远远不够,学校还应结合各学科的课程特质、育人价值和教学规律,开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且广泛关联学生自身成长的全面阅读。

但是,学校阅读的开展要与学生的课程学习进度相适应,要体现一定的阶段性,适应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阅读的内容不是越多越好,应以“健康第一”为宗旨,贴合学生的阅读兴趣,不能让阅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学校应当担负起阅读资源的筛选、开发、使用的统筹任务,像作业布置一样,从学校层面对学生阅读的数量、内容和进度进行统一调控,构建起学校的阅读整体规划。甚至可以再升级,从县级层面,对区域内学校的阅读资源做整体规划,并对学校的阅读教育进行指导、评估和检测。

《教育导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提出,要“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具体到教学层面,学校该如何落实呢?

何立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学校不只要鼓励学生多读书,还要教学生阅读的方法。这方面,语文学科责无旁贷。

2022年,我们立项了一个省级重大课题——“中小学指向融通的多样态阅读教学实践研究”,希望以此撬动全省学校阅读课程和阅读教学的改革。这项研究是对教材中隐含的教学内容进行专题化、结构化梳理,实现教材单元内单篇阅读、群文阅读和整本书教学的关联、互补和融通。单篇阅读是基础,群文阅读是目的,整本书阅读是应用,多种阅读样态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相互支撑、彼此实现、拾级而上、达成融通。

具体操作中,我们把语文教材中的教学内容梳理、统整和重构为“语言梳理与运用”“读写方法与鉴赏”“深度阅读与思辨”三类结构化的“专题”和深入到每个单元中的“小专题”,把散落在教材各个单元中的核心素养培养整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多样态的阅读实践中获得阅读方法,“从阅读中学习阅读”。例如,在对《西游记》的整本书阅读中,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提出核心问题“《西游记》如何利用想象中的‘斗法’艺术地展现悟空的心性成长”,借这条线引导学生学习跳读和比较,把整本书读“薄”。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很多非连续性的文本和碎片化信息,需要的是浏览、略读、跳读、寻读等能力。如果老师只教学生单篇精读的能力,学生就会读得很慢,更无法获得抓取关键信息的能力,很难适应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必须具备理解教材、筛选主题、组合文本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阅读能力和水平。相应地,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更要加强对教师阅读指导能力的培训和提升。



学校阅读活动上,学生表演节目。

